

煙

觀生著

十
初
和
大
學
園
惠
存

著
者
敬
啟

中華民國廿四年八月初版

版權所有

煙

實價肆角

著者

觀陽

生

印刷者

古宋印刷公司

漳州

發行者

大同書局

漳州

序

花開花謝，一年一再。人事一過了，就不能像花兒今年有這樣的榮枯，明年也有同樣的榮枯的光景。人生的事事，既然不得像花兒每年有一定的榮凋期，則前事的匆忙，是該然的，是不能像植物的能夠預先排比栽種的。青年爲憧憬中的事業奮志，本是應宜的，但終也卽是「煙」而已。

回首過去，所剩者是些意念，這些意念假使不是靠筆尖兒流露出來，在這人事遷變的社會，不久也就摧殘乾盡了。

兒時曾在海濱戲水濯足，揀拾所好的貝殼與石子；曾在青草埔上放風箏捉迷藏，與隣伴鬧個不休，……這些都是極美的影兒，讓牠保留下去罷。

纔是不多年前，聽了大輪船將離港時所號的汽笛，能想起船中的

人們的怎難夠分離的情況；在歸途的晨曦的掛帆上，能欣賞那片閃爍而晃迷的晨光，現在那敢謂有這樣的心境呢？

我愛我的親朋，我的社會，都在這小詩集裏透見出來，至親好朋的生離死別，與夫現情事的熙熙攘攘，這些一提念，都是令人無量的悽切。

在一國家裏，大多數的人民的生活都是在死亡線上掙過日子。當此之時，不論何種文藝，對於這屢受殘傷的人們的心底，如果攪激不起波瀾，不會有裨於去改進現實的生活，都是不在看取之列。況乎這些大都是自己的事的詩草，那能值得一掣呢！這誠然是不值得讀者寓目的；然而在我，這是壓在心裏頭的情緒，經過相當的時日抒集起來的。現在有這十多首的詩兒，可致給相識的朋友們，自是喜歡極了，那敢希望這些詩兒能夠去輕敲讀者的心扉呢？

民國廿四年七月一日觀生序於平旅次。

目次

序

紀遊	一
俚語	三
途中	五
禱	七
紀念亡弟	二二
萬里長城	二五
汽笛	二七
悼亡友黃吟嵐	二九
雨後	三四

憶南地……………三六

寄潮珍……………三八

人生……………四〇

夜景……………四二

煙……………四四

憶祖母……………四六

譯詩三首

亞加西的祈禱……………四八

亞加西五旬壽辰……………四九

村居……………五〇

附：漳州散記……………五三

與××兄書……………五九

紀遊

日影飛去了，

蒼翳的陡巖，

幽陰清翠。

沿途澗水蓄足的流。

好撩起懷古情思的廟宇哟。

靜越的解經堂，

中供紫陽聖者的像，

長的方的匾子，

字跡凜然，

讀了多麼打動心坎。

一泓清水，

傳說的紅尾蝦和無尾石螺，

都在這石泓裏，

多澄冽啊，

可不知那奇樣蝦螺那兒去哩。

一個爛頭和尚不自在的理起爐灶焙茶，

一口氣談了白項蛙的勝事。

穿過意果園百草亭，

高聳的低敝的，

好碧綠啊！

俚語

那年那月，

在強暴下東北的境土淪掉了。

現下飛機重彈往西進又往南侵。

這殘山賸水，

有祖宗的靈域偉跡，

有遼久累聚的教化；

有清幽的園宅，

有吉利的天時地理，

有農產，

有寶礦，

大家矢心的建立，

喚醒國魂，

收復失去的土地。

廿四，六，廿五。

途中

船靠近碼頭了。

浩號的海洋，

海鷗在波面肆游，

山嶼坻巖，

賸些影兒。

浮華的街心，

一間一間站巍巍的貨店，

參差櫛比，

路街上的車子，

紅的綠的燈，

梭似的去來。

仰望天空，

黝陰蔚藍，

市樓前架了木杆鐵線，

窗櫺上突出一半弧形的布拱。

沒有勝景鑑賞，

局促的聚在一起，

多乏味喲。

蕩進宮形塔似的戲院，

聽銀幕上處子的獻曲。

禱

天父啊，不孝孩子今朝回到你尊嚴座前，浪子歸來帶着懺悔的心望父垂聽啊。

我舉筆欲寫的手戰慄着因爲周圍都是創傷，無限忠心，至祈阿父垂聽。

記得當我開始兒童生活的時候，有慈愛而溫存的母親時刻跟着我，我也常隨父親到塊落葉荒郊的地方，在異常_地，我們時刻用着殷謹的心思去待人。

有時，我癡昧地跪在父親脚前，

低頭隨誦牌上黑漆漆的字。

有時，我和鄰童玩個連飯也不吃，

有時，我們也試演人生家庭快樂的遊戲。

我忘不了葡萄架下蔓延的青籐和斗大的金瓜，

在屋後的亂石，時有三兩小鷄在那里穿躍，

曾一回，羣鷹歸林帶去一頭小鷄，

在野外，路人已絕，祇聽個母鷄啁叫的聲音。

有一夜，我夢見母親爲着亡弟啼泣病傷，

我驚醒，慌張的走到母親牀前，

仔細視慈顏依然光輝，

再一回，我得着惡夢驚哭幸而母親慈聲在旁。

有一次，我跑到個廣大而旁有蘭草的灰塚，獨自玩跳這會幾何時孩童快樂的韶光，給怪貌的老嫗帶我到一條狹小的村路，已過黃昏，四圍灰暗給我驚心哀哭。

多麼幸運，在慘途掙扎中我遇着父親，天啊，假當時不是父親送客到郊外去，今後又是怎樣的一生？

老嫗，曾不知多少孩童給你導到無路的深淵。

有一回，我靜聽鄰童告我個荒唐的故事，剛出門，就見一匹白馬在跑，我就想這是那故事中的千里駒。

我最喜歡看鄉里三年一回的迎神賽會，
有擺動的閣，長嘯的喇叭和振魄驚魂的煙炮。

我那時看見了農夫的早出晚入的殷勤耕作，

挑鹽者也每在夕陽中帶着滿面紅暈回家，

在他們當中永找不出什麼苦難的人生，

連那年暮的村嫗也時刻帶着勤謹不怠的面貌。

有時，我跑到溪邊的松蔭下去乘涼，

看幾個淘氣的孩子在那里偷弄偷戲幾個午後甜睡的村夫，

有時，我高興跑到周圍沒有居家的草地遊玩，

在那里，看野花開着，粉蝶舞着，和蚱蜢跳着。

八歲的那一年，我跟着雙親到個島嶼的涪江，入學校，和聲讀書還要細看先生擺動的竹板。

竹尺的權能已足給我恬靜了兩年孩子的學校生活，我日間遊戲，晚間就安心的在燈光下背起書來。

我喜歡到破屋亂砌中找些好玩的東西，我喜歡到漫草的場上去看那些狡童所放的風箏，我最喜歡登上高處望天邊那片的雲霞，又喜歡到海濱捉螃蟹和找些光滑的石子。

在學校，我常玩得忘記回家，

有時故意逃不回家，想着母親那回嚴厲的挨打，等着母親倚樓高呼我才俏皮的歸來，